

唯有敢於碰硬 才能扭轉形勢

政情觀察
楊堅

無論為了主導日益逼近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抑或為了香港長遠發展，特區政府和建制派都必須積極回應香港750多萬居民的訴求。

現在的問題，不是不掌握這些訴求，而是無法在短時間內予以滿足。於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盡量給予香港居民的主要訴求，譬如盡量減少失業、盡量保障收入、增加房屋供應等等，以一定程度的滿足；另一種，則是在努力給予香港居民的主要訴求以一定程度滿足的同時，着重回應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普遍訴求。

坦率地說，至今，特區政府採取的是前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可以動用公帑來實施，對於穩定局面有一定效果，但是，難以扭轉香港政治局勢。扭轉香港政治局勢，必須明確回答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所關心的問題——香港向何處去？

香港居民有不同階層、信仰、政治取態。但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動下加快加深演進，他們都產生香港向何處去的憂慮。

在建制派中有部分人仍然抱持香港可以超然於中美關係的幻想，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清醒，卻難以抉擇。引導和幫助這些人盡早

做正確抉擇，不能靠公帑補貼，而是需要陳明大義和曉以利害。

動用公帑以應對疫情穩定局面上，特區政府擺脫了傳統「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束縛。試問：為什麼在處理香港電台和教育界公然破壞「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行為上，特區政府畏葸不前？這個問題不解決，特區政府很難取得建制派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堅定支持。

香港必須與國家站在一起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對香港向何處去有憂慮，不是因為他們心中沒有一個目標，而是由於他們對於能否實現目標忐忑不安。從一年前發動「修例風波」進而演變成「黑色革命」得到緩靖待遇，從而，一舉奪下第六屆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席並控制17個區議會來看，「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及其後台老闆持有他們能奪取香港管治權的信心。但是，最近一個月，中央加強對他們的打擊，使他們承受空前壓力。他們中間懂得看政治風向者開始明白，無論如何，他們不可能奪取香港管治權。當然，他們決不甘心。然而，他們究竟能折騰香港多厲害，取決於選民是否投票支持他們。

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應當以這部分香港居民為重點對象。請一些知名人

士來談這些人如何看香港，固然有意義，但是，不能臻全功。第一，香港不少知名人士本身尚未解決香港向何處去問題，往往是泛泛而談，有的是老生常談。第二，香港知名人士都是事業有成者，有些是身家頗豐的商人，在當前社會階級對立嚴重的背景下，不容易打動廣大普通居民的心。因此，如欲現身說法，宜從普通居民中物色人選。

另一方面，多年來愛國愛港陣營着重利益角度來闡述香港的前途在於國家，固然是對的，但是，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空前嚴重阻隔香港與內地經濟聯繫的特定環境裏，更需要的，是強調香港唯有與國家站在一起。

香港向何處去，不是取決於香港某部分人的利益，也不得香港任何一部分居民的主觀意願。香港必須與國家站在一起，是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宿命。香港居民有權選擇在哪裏生活，但是，沒有人能夠改變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主權歸屬。

因此，堅決平息「黑色革命」、堅決遏止「港獨」、堅決壓制「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至為重要；即使可能失去一些選票，失去一些議席，甚至第七屆立法會可能為「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所暫時攫取，也不能猶豫。唯有敢於碰硬，香港才能牢牢地與國家站在一起，迎接愈益狂暴的世紀風雲。

資深評論員

喪家之犬還能迷惑人嗎？



港事港心
陳文鴻

面對着香港警隊嚴厲執法，不再苟且縱容，也害怕中央政府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展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杜絕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反中反共」及「港獨」勢力似乎是走投無路，狗急跳牆了。

一方面，他們奢言要在九月立法會選舉中取得超過35議席控制議會；另一方面，他們亦知道中央政府不會容許他們利用控制議會方式來癱瘓特區政府施政。因此而提出激烈的「攬炒」手段，目的在於把香港整個社會停頓，讓西方國家以此藉口向中國實施制裁。這樣意圖早前由戴耀廷來公開揭示和宣揚。

戴耀廷身為港大教員，薪金來自公帑，卻煽動別人違法、參與暴亂，自己卻躲在背後，從來不願承擔違法的法律責任。因此，他指揮別人去搞「革命」，「革命」真的爆發起來，他會與「手足」共生死？或是眼見勢色不對便急急逃遁呢？從這樣的懷疑來看戴耀廷倡言的「真攬炒十步」，也即是反對派的「革命綱領」和時間表，是真的還是炒作而已？

戴耀廷的說法是：「現實處境已看不到其他出路，與其被當權者逼到崖邊跪地求饒，不如主動反撲，把他也拉下崖，看哪一個在跌到懸崖後仍能死裏逃生。」

為什麼沒有出路？香港民主的程度在全球居於前列，勝於戴耀廷等人擁抱的美國。沒有出路，是因為他們企圖奪權不成，不企圖奪權的人卻大有出路。所謂的「當權者的壓迫」是因為在人違法所以政府才執法，但罪不至死，何需跳崖？倘若如楊岳橋所說：「案底令人生更精彩」，又何需畏罪跳崖呢？或按戴耀廷的說法，一眾反對派大佬不用跳崖，但讓年輕人跳崖。

什麼是「攬炒」？就是同歸於盡的自殺行為。「香港人醒覺便必需來一次『真攬炒』」。「醒覺」什麼？是要做英國人、美國人，還是做漢奸走狗？為什麼港人「醒覺」便一定要「攬炒」？為什麼要把別人拉上黃泉路陪葬呢？

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是以立法會選舉為目標，企圖在選舉中奪取議會多數議席，控制立法會，但又害怕被依法DQ。「攬炒」其實是要威脅政府，不能依法阻止「港獨」「自決」分子「入閘」、就任，阻止他們的奪權行動。一系列的步驟，最後至「真攬炒」——「三罷」、暴亂、社會停頓、外國制裁中國，盡是威嚇，威嚇是妄圖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屈服，香港不重啟23條立法程序，令政府無法引用國安法例取消其選舉權。這不是什麼「政治對抗」，不過又是戴等慣常作的口頭恐嚇。「真攬炒」只是恐嚇手段，是「假攬炒」，完全看不到戴耀廷的決心。

為什麼反對派必然可在立法會取得超過35個席位呢？「真攬炒」的前設是反對派取得立法會控制權，倘若反派參選人違法被捕，他們如何參選，更遑論當選呢？犯法即捕，他們已不能用「勇武」挾持群眾逼迫政府。尤其是在疫情之後，世界經濟低迷，市民難道看不清暴亂、「攬炒」對社會、對個人的打擊嗎？暴徒主力是中、大學生，他們不少屬未成年，經濟不獨立，生活依靠父母，或許因此不理會對社會與經濟的打擊，但這些人始終為數有限，被捕者多也開始知道暴亂的代價，戴耀廷等人能迷惑多少年輕人參與「攬炒」行動呢？

只要中央政府定下底線，戴耀廷等也早晚如喪家之犬，哪來「真攬炒」？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美式民主正步向衰亡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美國民按當地民主制度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他的競選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就職後轉化為「美國優先」的實際行動，這等於強調母親是女性、父親是男性一樣，無甚知識增長的意義，「美國優先」早已橫行全世界逾百年了。美國在美西戰爭後躋身世界列強之一，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波及美國本土，美國國民免受戰火的直接洗禮，得天獨厚，專心發展，得以優先建設、優先進行科研與文創、優先辦好教育，養精蓄銳，待勢而發。

世界近、現代史的軌跡，自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20世紀初逝世後，大英帝國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軍事、政治，乃至文化的影響力，從如日方中逐漸走向日落西山，愈來愈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向中國發動兩次鴉片戰爭後，便無力拓展殖民主義。

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自身優先發展的同時，亦以世界盟主自居，優先不擇手段，對別國進行經濟、軍事、政治以及文化的全方位侵略。

英美本是一家，美國獨立並經歷南北戰爭之後，國力不斷上升，同時亦要獨霸全球，凡事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對反對美國的國家毫不留情地抹黑誣蔑、插贓嫁禍。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一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便可以發動伊拉克戰爭，聯同英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空中炸彈、地上派兵，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整個伊拉克變成頹垣敗瓦，至今尚未完成重建。「美國優先」就是害人不少。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國面對兇險疫情，初以傲慢、輕忽的態度應對。待疫情在多個州份大規模爆發，至感染及死亡人數都不斷飆升，全美經濟活動幾近陷於停頓時，政客盤算私利後，堅持繼續推動總統程序，美國意識、美國價值必須優先。但疫情不退、經濟下滑可能影響特朗普競逐連任的選情。於是，鷹派政客便將中國說成是新型冠狀病毒源頭，挑起國內外反中仇中情緒，再藉機加強遏制中國，以撈取更多選票，特朗普及背後利益的利益集團，勝選連任機會就愈高。於是，美國應對疫情無力，卻用盡方法甩鍋中國，誣導國民向中國提出集體訴訟索賠，簡直是無法無天、無情無理。據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民調仍高企，當選機率仍高，這就是「民主」的美國。

從價值教育角度看，美式民主無異於道德潰爛的霸權，將在歷史上留下污名、為世人齒冷，衰亡只是時間問題。

中央對港的監督權毋庸置疑

關於中央政府（這裏所說的「中央政府」是廣義的政府概念，包括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等國家機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具有監督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召集人之一的北京大學法學院蕭蔚雲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香港基本法講座》一書中早已指出。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通過明文規定香港特區某些事項必須向中央政府備案的方式，確立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某些管治事項的監督權，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等教授連續三版的《香港法概論》對此也從不否認。但這一過去香港社會的共識，最近一個時期卻遭到香港社會一些「搞搞震」的人的反對，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憲法基本法已作清晰規定

蕭蔚雲教授在《香港基本法講座》一書中，列舉了中央對香港擁有七項職權，其中第四項是香港特區須報中央備案的事項：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行政長官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對二〇〇七年後行政長官、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修改，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基本法的這些規定體現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主權，又有利於香港特區的工作和基本法的實施。香港特區作為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它所完成

香江夜話
訓寒

所謂「攬炒」，大概是得同歸於盡才好。戴副教授口口聲聲「攬着跳崖」，便不能是自己墮崖死他人憑崖坐，那不叫「攬炒」，大抵可以叫自殺。

自殺容易，「攬炒」不易。放眼歷史，若論尋此類死法的意志，戴副教授及其擁護們怕遠遠入不了流，只有二戰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神風敢死隊」還稱得上決絕。彼時無數熱血狂人駕機「攬炒」美艦，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不僅沒能取得多少戰績，反被人家扔下兩顆核彈嚇沒了死的決心。可謂「攬炒」不成，徒添冤魂。同是「攬炒」，同是煽惑年輕人去當政治燃料，日本軍國主義者好歹能有必死的決心，讓美國大兵也十分忌憚武士道精神的狼狽，而現在戴副教授之流卻頂多只能讓人躲在網上造造謠，戴着口罩穿上黑衣幹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連露出真容的勇氣都沒有，卻成天喊着要與700萬港人「攬炒」，甚至與14億中國人「攬炒」，未免會讓人笑話其蚍蜉撼樹，不



學者論衡
郝鐵川

的某些重要政治、經濟事項應當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中央人民政府，向它們備案。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同時，通過備案的方式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

蕭教授這裏「通過備案的方式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這句話用得很準確，此書在香港出版發行時，沒有任何人對此提出異議。

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陳文敏等教授等合編的《香港法概論》，是香港社會比較公認的香港法教材。而正是在這本書裏，作者用「違憲審查權」來表達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事務的監督權。該書指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基本法恰是一份表現香港特區和中國憲制安排的法律文件。」

在作者看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特區的「違憲審查權」包括兩方面：

第一，根據基本法，對香港特區成立以前的香港的法律具有審查權。

第二，基本法第1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若認為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內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這些法律立即失效。

違憲審查，又稱憲法監督，被國際社會公認為一種監督權。香港學者所述的「違憲審查權」，不正是承認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立法機關立法行為的監督權嗎？

尋死不得的結局

——三評戴耀廷及其「攬炒」

自量力。

既不明白自己和對手的實力差距，又搞不清楚西方主子的套路，戴某人的「攬炒」無論是真是假，到頭來還真有可能落得個自殺的結局。

所謂「真攬炒」，說白了就是要為主子們打擊中央政府獻上一個藉口。但戴某人卻不明白，以他特大爺造謠、撒謊和欺蒙的本事，在Twitter上動動手指就能花樣翻新的事情，何須你花幾年時間勞神費力來搞定。想搞事的時候，今天可以說「我覺得貿易不公平」，明天可以說「我覺得武漢實驗室有問題」，後天還會製造一個被殺的「馬神甫」。美國大總統從來就不缺藉口。你戴某人倒好，想替主子找個藉口，卻還要拉着700多萬人來幫忙，到時只怕特大統領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等你把你的家全毀了，到頭來便只有自殺的份。

真要自殺，好像也不容易。若要700多萬人都去自殺，恐怕其中絕大多數不會答應，戴

副教授未免高估了自己忽悠的能力。即便是其中有一些跟着起哄大呼「攬炒」自殺的人，也未必真心想死，頂多只是說「死給你看」。如果戴副教授本人要自殺，雖然死法有多種，別人也管不着，但也得小心選擇。晃着屁股搬轎上吊，要小心繩子半途斷了，勒壞了脖頸，卻死而不成；鼓起勇氣獨自跳崖，要提防中間被樹枝掛住，掉下來，落個半身不遂。

戴副教授教人尋死的門道號稱十步，看起來花樣迭出，其實並不靠譜。有人說，十步之後可能還有隱招，還會有第十一步，那就是寄希望於特大統領把中國打垮，他戴某及一眾「攬炒」之人可獲重生。可這些人卻又忘了，100多年前靠堅船利炮就可以分疆裂土亡人之國的故事，在如今的核武時代幾乎不可能發生。因此，在尋死的問題上，無論是什麼藥，只要是戴副教授兜售的，大可不必吃；無論是什麼預測，只要是戴副教授做的，反着聽就好。一旦上了「攬炒真十步」的當，到時只會落得個尋死不得的淒慘結局。